

## 18 贾雨村邂逅冷子兴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那贾雨村这日告了病假,也不带仆从,只往远郊溜达,心里不住推敲盘算,自有他一肚子苦衷。垂鞭信马溜达到一处乡村酒肆外,不免回想起几年前在金陵那边赋闲的优游日子,感慨良多。因下马将马拴在酒肆外柳树上,从容走进那小店。

店里并无几个酒客。雨村刚欲坐下,忽然那边站起一人,连称无巧不成书。定睛一看,乃是老相识冷子兴。

雨村心中惊异。自从起复以后,雨村官运亨通,进京后先攀附到荣宁二府,尤与贾政交好,后来更高攀到公侯王爷,越发不可一世。因知冷子兴媳妇乃荣府王夫人陪房周瑞的女儿,便有些小看了冷子兴,虽冷子兴江南江北来回跑,在京时候不少,雨村却再不与他联络,偶尔因古董生意在富贵人家遇到,也装出不曾来往过的神色。不想今日竟在此邂逅。

那雨村忙迎上去致礼,冷子兴道:“大兄还记得我否?恕我冒昧!”

雨村执起他的手,自是亲热:“说那里话。多年不见,不想在此巧遇。你金陵那边家里可还好?记得你是

老三。令堂令慈并两家兄嫂都安康吉祥?”

冷子兴道:“家严家慈都已故去,兄嫂并侄子们托福都好。”雨村因牵手择一靠里的桌子,坐下与冷子兴叙旧。

冷子兴道:“大人今日心事重重,敢是那荣国府贾赦被爵获罪的事情?”

雨村道:“你消息何以一贯神通?邸报昨晚才到,你是怎么见到的?”

冷子兴道:“我无官无职,那里看邸报去?你与那荣府是我家,我与那荣府也有干系。我在京安家,原配是依江南父母之命娶了带过来的,实对你说,是个木桩,只是糟糠之妻不下堂,虚摆那里供着是了。但前数年娶得一妾,美丽聪慧,在我家实在是掌家之人,丫头仆妇都三奶奶相称,我那原配也无甚意见。只是这妾出身寒微,他父母即是贵同宗贾政之妻王夫人的陪房,他父亲周瑞你必是见过的,只是他不过迎来送往低眉弯腰的,你何曾记在心上?”

雨村这才知道原不是冷子兴下妾而是周瑞家上攀,因道:“你那

消息,自然是从周瑞处听来的,周瑞不消说,必是主子们说话时听到的。你还知道些什么?那贾政如今是怎样的情况?”

冷子兴道:“那贾赦遭弹劾,是私通平安州节度一事。此事贾政确实不知。不免叹息,怪他兄长生事。只是不知圣上是否只褫夺他那一等将军爵位并俸禄,还是另有更厉害的责罚?”

雨村道:“其实弹劾他的折子,据我所知,早递上去了。圣上前日才批复,已不算雷霆万钧。不过那里只是削爵,还要将他枷号半月。”

冷子兴道:“哥哥在街上枷号,兄弟情何以堪?那贾政已觉脸面扫地。荣国府里,如今一派愁云惨雾。那圣上对贾家的追究责罚,倘止于此,倒也罢了。只是那贾赦拉到鼓楼通衢那么披枷带锁的一站,他只受那辱遭那苦倒也罢了。只怕还有仇家跑去,唾面臭骂事小,牵出别的事情,可就麻烦了!”

雨村道:“正是。”

冷子兴望着那贾雨村,只见一贯嬉笑自若的贾雨村,此刻也不禁面有怖色。因道:“时飞敢是心里有个人在蹦跶了。”

雨村知其洞见心事,叹一声道:“细细揣摩圣上批语及所施责罚,毕竟仁心慈怀,隆恩浩荡。想来圣上一是顾恤功臣之后,二是以孝治国,毕竟是在丁忧期中,再那元妃已有身孕,故留有余地,并不收监,只枷号半月,且恩候私通平安州节度,是支使他儿子贾琏跑动的,圣上放过其子不究,那恩候只熬过这半月,不生新咎,从此苟活,朝廷里获罪责罚之事此起彼伏,过时谁还议论打探荣府浮沉,也就混过去了。”

冷子兴只冷笑:“混过去固然好。只怕不但他混不过去。还有人也难混过呢。”

贾雨村就捅破那层窗户纸:“你是说那石呆子会跳出来?”

冷子兴道:“正是。当日贾赦强夺那石呆子古扇,不是你帮的忙吗?石呆子那些古扇,原是天下难得的玩意儿。那石呆子被你抄家罚没后,就不知所踪了。倘是疯跑到外地死了,也只能化作厉鬼来找你们算账,只是你不信鬼神的,鬼须吓不倒你;设若他并没有死,流浪得并不远,听闻了那贾赦被削爵枷号的消息,赶进城来,当面打骂贾赦事小,跑去衙门告你们取财,贾赦他是虱子多了不怕咬,你岂不就牵连进去,吃不了兜着走了?”说完只观察那贾雨村神色。

霸槽脸上的肉都僵着,步子趔趄,说:靠着来吃。

靠在石狮子上又吃了起来,竟然把最后的一块豆腐全吃进嘴里了,咽不下去,做出要吐的样子。

水皮说:吐了就算输了。霸槽瞪着水皮,艰难地往下咽,终于咽下去。

水皮说:张嘴,张嘴!霸槽并没张嘴,慢慢地却倒在了石狮子上,又从石狮子上溜下去躺在地上。

狗尿苔要把他扶起来,霸槽说:不敢动,不敢动。声低得像蚊子叫,眼睛瓷着不动。

狗尿苔和水皮都慌了,狗尿苔说:他要死了,吃死人!

水皮拿手在霸槽脸上晃了晃,说:霸槽哥,你是打死老虎的人,你别吓我!就让狗尿苔赶紧去叫人抬霸槽。

霸槽是光棍一个,狗尿苔不知道谁叫谁来抬,先是跑到杏开家门外,心想霸槽和杏开已经闹翻了脸,这事不能让杏开去,又跑去喊秃子金。

秃子金不在,半香从柴草棚里往外搬一筐猪糠,听狗尿苔说了,撂下糠筐就走。

狗尿苔说:要卸门扇抬埋!

半香嘴里啐唧唧了门扇,让狗尿苔抬,狗尿苔个头小,一高一低抬着走不前去,半香就自个把门扇

## 霸槽吃豆腐快要吃死啦

背了,让狗尿苔再去叫人。

狗尿苔想去叫灶火,半路上遇着老顺,老顺说:啊狼撵哩,这急的!狗尿苔说:霸槽吃豆腐快要吃死啦!

老顺说:你说啥,吃还能吃死人?只是不信。

等半香背着门扇过来,老顺又问:吃了多少豆腐?

狗尿苔说:二十斤。

老顺说:狗日的是猪么吃这么多!帮了半香把门扇往村口抬,还在说:人能吃死呀?咋不让我去死!

霸槽在炕上躺了四天,不吃不喝,还发了高烧,连指头蛋子都是烫的。水皮害怕出事,就每天都过来伺候。

外边隐隐约有哨子声,霸槽说:啥响哩?水皮说:你醒啦?

霸槽说:我问你谁吹哨子哩?

水皮说:我不愿意说。

霸槽说:说你的!水皮说:天布集合民兵训练呀。

霸槽就往起翻,喉咙里吭唧吐出一股臭气,又躺下了,脸憋得通红,却说:把钢笔给我!你输了不给我钢笔?

水皮从口袋把钢笔给了霸槽,

说:我不愿意给你说,你要让我说,说了你就发火。他天布斗大的字能识几筐,不就是会打个枪么!

霸槽说:我不会开枪?!把钢笔又扔过来,扔到了炕下。

水皮弯腰把钢笔拾了,说:就是,你能拿杆子,也能枪杆子!起身去关门,门一关,哨子声听不见了。

天布还在巷道口吹哨子,他连声子吹,像夏天里的知了叫开来就不歇气。

还是去年,村里传达了上边的文件,说国际形势严峻了,除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外,苏联可能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,要求全民皆兵,严阵以待,因此古炉村也组建了民兵连,还配发了一杆步枪。

霸槽就特别兴奋,说:打么,打么,打起来了我就能当将军!但是,他和天布争夺连长的职务,没有争过,天布和洛镇公社的武装干事关系好,天布就当上了连长。

天布几天前去公社参加了集训班,一回来得知霸槽在炕上躺着,就集合了民兵训练,说这次训练除了射击,还有一项任务呢,这就是一旦苏联侵略中国,那就摆个口袋,让他们从新疆先进来。

天布还没说完,灶火就说:这谁说的?

天布说:毛主席说的。

灶火说:为什么要让他们进来,扑出去打就是么!

天布说:给你说摆口袋哩,他们钻进口袋了就把口袋扎着,扎着口袋打呀!

灶火说:这我不理解。天布说:你有啥不理解的,毛主席的话理解了要执行,不理解也要执行!大家就说:那你说任务吧,你说!

天布说:这次我去集训班学俄语了,要求每个民兵都要学俄语。

这下大家全糊涂了,灶火说:学俄语?中国人不说汉语说俄语?!天布说:说俄语!

其实,天布在集训班上只学了两句俄语,一句是缴枪不杀,一句是我们宽待俘虏。这两句话天布是怎么也学不会,公社武干让他把俄语读音用汉语记下来,我们宽待俘虏就成了妹问哩蝌蚪失母,可不些失母。用汉语读,舌头是硬的,怎么读怎么难听,武干只好又教卷舌声,天布有时能发出颤音,有时怎么啊哪,啊哪,哪,舌头就是卷不起来。

## 40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贾平凹最新力作 勾勒出一幅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

## 5

## 嘘——小孩玩时别打扰



《长大不容易》

◆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  
◆作者:卢勤

本书是“知心姐姐”卢勤30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。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各种新问题,卢勤提出全新的“成长有规律”教育理念。书中以数百个生动、鲜活的家教实例,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,以孩子为本,培养出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自立自主的孩子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,17个月大的墨墨在小区的石板路上摆弄起一辆小不点儿的玩具车。

墨墨沿着长椅上的缝隙来来回回地开车,不知道是不是把它当成了火车轨道。偶尔启动了回力功能,小车忽然飞驰出去,他总是吃一惊。

妈妈一直站在他的身后,没有出声。就连儿子最喜爱的小野猫经过他身边,妈妈也没舍得让他看一眼,生怕打断他玩耍的这股气韵。晒在懒洋洋的太阳光里,吹着初春的风,这种静静等待的时光,妈妈觉得很享受。

就在这时候,邻家一位阿婆带着小姐姐来玩了。

小姐姐看见墨墨,“弟弟,弟弟”地叫着,马上走过去拍拍摸摸。妈妈赶紧拉住小女孩:“嘘——别打扰我们的小墨墨呀,他正在研究东西呢。”

阿婆觉得妈妈用词很特别,有些吃惊,不过马上善意地笑了笑。她放脚步凑上前去,悄悄看一看,“弟弟研究什么呀?”

“他在研究一辆小车。”

那时候,墨墨正把额头抵在小车上,俯在长椅子跟前一副发呆的样子呢。

过了一会儿,墨墨开始东奔西跑“啾啾”了。

阿婆笑着对小姐姐说,“看,人家小弟弟这么小就开始研究东西,你小时候可没研究过什么东西。”

墨墨这次“研究”持续了二十分钟。

那位小姐姐也一定研究过许多东西,只是大人没留意。

墨墨的妈妈叫张琳,是我的“忘年交”,与我儿子同岁。张琳是个超棒的女孩,从小学到中学她都很出色。我认识她时,她才12岁。2008年,张琳在上海结婚,我特意从北京飞到上海,参加她温馨独特的婚礼。后来她去美国读博。2010年,我意外地接到张琳的电话,她告诉我,她生宝宝了!她决心在孩子小的时候,做全职妈妈,和孩子一起长大!

张琳告诉我,孩子才是真正的游戏高手。他们不用刻意去

创造游戏,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游戏里。每一次观察,每一个动作,孩子们都在体验着它本身的乐趣,而非大人那样需要达到什么既定的目的。所以大人会觉得孩子总是在无所事事,其实这正是孩子做游戏的天赋所在。这种“无所事事”的天赋,都经常因为大人太多的打扰而渐渐消磨掉。

还记得,有一位从国外探亲回来的妈妈跟我说,她亲眼看到,中外两个妈妈,分别带2个很小的孩子在沙坑里玩沙土。他们用小手捧着沙子,运到离沙坑两米的空饮料瓶里。小孩手小,沙子一路撒,装到瓶里沙子自然很少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瓶子里的沙子还没有多少,孩子的头上冒汗了。

这时中国的妈妈不耐烦了:“来!妈妈帮你!”

只见她大脚丫伸进沙坑,拿起空瓶放在沙坑边上,大喊一声:“这还不容易!”用双手捧起一捧沙,倒进空瓶。

顿时,空瓶里装满沙子。中国小孩子看了看,无精打采地说:“不好玩,我不玩了,我要回家!”说着,他爬出了沙坑。

再看那外国的妈妈,一直目不转睛,一声不吭地看孩子玩沙。每次孩子往瓶里装沙子,她都会屏住呼吸,生怕沙子流失。

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,瓶子终于装满沙子。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妈妈带着孩子,孩子抱着沙瓶,高高兴兴回家了。

中国妈妈不明白,沙子装满瓶不是目的吗?目的达到了,孩子怎么不高兴呢?

其实,孩子真正的乐趣,不在于瓶子是否装满,而在于装沙子的过程,是用手能摸沙子的感觉,在专注于自己喜欢的游戏时,会体验到快乐,一种忘我的快乐。这种体验越多,孩子长大后越能感受到工作本身所带来的幸福感,也越能淡泊外物。

现在“注意力缺陷”变成一个很流行的概念。许多孩子上了幼儿园甚至小学之后,很难专注于任何一件事情,正是因为习惯于被打断,而消磨了自己天然的专注能力。而且大人关注得越多,打断越频繁。